

日本研究叢書

日本維新卅年史

古同資訊

上海華通書局發行

日本維新三十年史

第一編 學術思想史

有學述而後有思想。有思想而後有事業。一人如是一國亦然。故國家之治蹟。實國民學述之反射。而其思想之外表也。日本三十年來。銳意維新。著著進步。文章制度。爛然足觀。然迹其致此之由。自有一暗潮流左右於其間。論世者苟深觀而有得焉。則以求其一切進步之原。若網在綱矣。當幕府歸權。王政復古。革命之功。聊云就緒。經國之猷。曾未得體。尊攘餘焰。猶燃志士不胸。歐美外情。未破嘉（嘉永）安（安政）之夢。問誰能指定國論之方針。於列國並立競爭激烈之中。示國民以千萬年之進路乎。慶喜將軍歸政摺中有言。博采公議。仰候聖裁。同心協力。共保皇國。庶可與海外萬國相對峙立。當日之狼狽無爲。卽此數語。可窺一斑。數百年沈睡之國民。初被驚覺。舉首擦目。眩於世界之大觀。天下方如亂麻。外國交涉。惟隕越。是懼。奚暇復爲久安長治計哉。國學神道。縱爲維新主動。而其餘力不足。以經營大局。往日攘夷之士。亦四顧張皇。一無所爲。故國民全體之思想。如偃仰於昏昏長夜。徬徨於五里霧中。悵悵然。蹙蹙然。一混沌世界而已。乃黑暗地獄之中。忽放出一道

光明照耀我日本國民思想界。使之不迷於所向者。何哉。明治元年三月。天子親臨紫極殿。率公卿諸侯。祭天地神祇。對於天下億兆。以五事自誓。一曰。廣興會議。萬機決於公論。二曰。上下一心。盛行經綸。三曰。官武一途。下及庶民。各遂其志。使人心不倦。四曰。破舊來之陋習。基天地之公道。五曰。求智識於世界。大振皇基。斯誠當代之急務。且永代之基礎也。上自國交政事。下至文學美術。壹是皆以此旨爲本。他日立憲代議之制。廢世卿而用選舉。吸世界之文明。取長補短。以開新化。其明效也。故此五事誓詔。實明治思想之大源也。

凡百制度。經革命之後。悉破棄無遺。當此青黃未接之會。世之想望前途佳境。如甚飢大渴。苟有投其缺陷之隙。示以處新世運之道。罔不熱心而歡迎之。其所提倡。果足恃爲萬年有道之基乎。其利害如何。其得失如何。不暇計也。惟迫於目前之急需。喜其新奇。趨之恐後。此西洋主義。所以自海禁開後。滔滔乎若決江河。流入我思想界而幾盡淹之也。今試探其濫觴之源。在朝則有達官大吏。自遊歷歐美而回。以聲名文物彼善於此之說。登高而呼。響動天下。在野則有福澤諭吉。中村敬宇等輩。創立私塾。盛獎西學。之二者其一時之大主動力乎。如福澤氏當慶應年間。已審大勢。定宗旨。在東京芝區三田町設私立學校。（卽今慶應義塾）以西洋之功利學說。訓導後進。凡政治道德。以至風俗習慣。莫不奉之爲標準。試舉其一二言論。以爲例證。福澤氏嘗言曰。日本人自古以天理人道爲有一定。萬古不易。此似是而非者也。恆言忠臣不事二君。此天理人道也。而甲州

(日本舊時國名)武士。雖仕德川若他國。何嘗背天理人道乎。年少寡婦。落髮爲尼。爲亡夫守節。天理人道也。再離生子。亦天理人道也。今以兄弟姊妹結婚爲亂倫矣。而阿當厄穢之兒女。果與誰構精乎。日本書紀嘗載仁德天皇以八田皇女爲皇后。實其妹也。由今思之。殊堪詫異。而在當時。實亦本於天理人道也。云云。其旨殆將古來相傳道德之說。從本原處而大破之。又嘗著楠權論。以爲楠正成在日本。皆擬爲忠臣第一。而湊川之役。實可以不死。而竟死。則是與權兵衛以禪縊首何擇。事苟無益於實際。雖善不賞也。云云。又慨世人慕虛名。棄實學。迂闊而遠於事情。嘗曰。在學校以石板習算。數無不明。及致諸用。算帳加減。尙或懵然。古人文章。強記極博。而執筆寫信。竟然棘手。雖讀窮理之書。未識弄一飯。潛心化學。而製豆腐之法。無所聞知。十二三歲少女。或入西學之校。或就洋人之教。能彈洋琴。唱洋歌。而茫然於縫袋口之針帶。甚至讀盡東西之書三十一字。(日本古歌五七七五七七凡五句三十一言)亦稱解事而近取諸身。不自知其生理之機。染恙求醫。莫能自陳其狀。云云。此等論說。自今日觀之。雖屬尋常。而當維新草創之時。古來之儒教。同學武士道。雖曰式微。尙浸潤於人心。乃悍然不顧。首唱異論。不恤人言。無所忌憚。其膽其識。可稱加人一等。雖矯枉過直。其中不無詭激之談。而以實利義提。撕流俗披。荆斬棘使。西洋文物。容易入來。是日本之新文明。所得力於三田先生者。斷非淺鮮也。其次爲中村正直。(卽敬字)在東京小石川設同人社。亦以西洋公利主義。從事教育。釋著西國立志編

西洋品行論諸書。其行於世。其功不在福澤下。惟福澤以逮下爲宗旨。故其感化力之大。非中村所能及耳。當此之時。風氣所趨。無上無下。盡回於西洋主義。學西洋語言文字者。日益加多。因而譯著新書。亦陸續出世。歷史。則有萬國新誌。泰西通鑑。西洋英傑傳。地理風俗。則有輿地誌略。西洋新書。西洋見聞錄。修身倫理。則有智氏家訓。勸善訓蒙。政治計學。則有新政大意。立憲政體略。萬國公法。民約論。銀行論。其外開化問答。文明開化。道理圖解等。不一而足。未遑枚舉。當一切有形事物。靡然歐化之間。此等著作。與各種學校之西學教授。互相呼應。其力量之大。如何移易當時之人心。恐非今人所得而想像也。其中風靡一世者。尤以民約論爲最。是書十八世紀法蘭西人盧梭所著。極端民主論也。其要旨曰。羣之主者民也。君主政府者。民設之以自利者也。故民有時以爲不合。雖改之可也。廢之亦可也。其權全在民也。是書爲法蘭西大革命之一原因。在其國甚有勢力者也。中江篤介一旦譯之而東。急進改革之流。爭先購讀。鼓吹其說。馴至民權自由之聲。達乎四境。除山谷守舊之流。及一二深識之士。殆無有知其說之爲詭僻。謂與日本之民情國體。不能相容者。以時方醉心外國。固無足怪。祖述是書者。往往以急激運動。直逼政府。故代議政體。雖發源於元年誓詔。而所以使之速立此制者。若輩亦未嘗不與有力焉。是時政府亦下詔公選人才。(二年)廢藩置縣。(四年)京濱鐵路竣工。開行。廢太陰歷。用太陽歷。(五年)釐革政體。設元老院以廣立法之源。立大審院以正裁判之權。且開地方官會議。務達

上下之情。以期立憲政體之漸整。(八年)上下一心。講求革進之道。於此見其大略焉。

氣運當革新之際。更有一勢力相助於其間者。則報館是也。元治(明治前四年)之世。美國人某在橫濱出一報。每月印行若干期。名之曰新聞紙。是爲日本報館之嚆矢。當維新前後。京濱之間。更有所謂萬國新聞。內外新報。中外新聞等數種。然皆不著本館論說。唯採訪公私雜事。隨意臚列。以報館之廬山真面目。詢諸當事者。或尙茫然。則時人視之。以爲無足重輕。可想而知。至其體裁粗具。稍有可觀者。實自明治五年以後所設之東京日日。京濱每日。報知朝野。曙各新聞爲始也。其主筆政者。如日日報之福地末松。每日報之沼間。報知之矢野。藤田。朝野報之成島。末廣。曙報之岡本等。皆當代之名士。卽不然。亦有多少西洋思想。以新文明之先覺自任者。其所唱。往往爲一世之指南。雖立說不同。或和或激。或漸或急。要莫非以西洋思想。吹入國民之耳。而薰染其腦者。今試取當時報章而讀之。滿紙都是西人有言。泰西如是而已矣。於是流風廣播。天下靡然。舉國上下。若飲狂泉。欲將一切文物。盡變於西風而後已。衣則洋也。食則洋也。住則洋也。築鐵路架電線。外部之形。既莫非洋矣。猶以爲未足。國體也。民心也。甚至其髮其眼其皮膚。如可能也。非盡舉而洋之不可。急進者流。在當時亦或不自解其何心。但一見西洋之風。輒豔羨之。豔羨之不足。故贊嘆之。贊嘆之不足。故欲則之。傲之。且欲胥天下而悉從之。而其流弊。遂令全國之人。養成一尊外自卑風氣。亦勢所必然也。尊外之風。自明治初年

已萌芽矣。當時橫濱日報有紀事一則曰。大原前侍從殿。以昨日九點半鐘入城。扈從所經。沿途閉戶。有士民與之相值者。輒躡伏致敬。惟至西洋人。乃大不然。兀立馬上。傲然旁觀。無怪之者。幸不至釀成事端。日本人之開化。於此可見。云云。夫在數年之前。諸侯出行。若有外國人犯其鹵薄。勢必置諸死地而後甘心者也。今反以不責外國人之無禮爲開化。亦可驗時勢之變遷矣。當時國民。一意銳進。不遑他顧。卒至全棄國粹。偏重外物。是殆爲一國思想發達上勢不能免之一階級乎。然對於此勢。亦非全無反動。如明治六七年之交。一時國學盛行。卽其例也。

國學以尊王敬神爲宗旨。其不能與幕府相容。自然之勢也。平田篤胤之徒。橫被迫害。亦正以此。及幕府勢衰。根柢動搖。國學者流。以多年壓制之反動力。助尊王討幕之聲勢。於維新盛業。不爲無功。乃自醉心西洋以遠。秋後團扇。棄之如遺。且其勢洶洶。若將摧陷而廓清之。是安能忍默而終古乎。且以朝廷擢國學之徒。使贊復古之政。自明治元年。頒祭政一致之詔。其後鎮祭神靈。宣布大教。設教部省。置教導職。頗用力於推行神道。維持國學。故當歐化盛行之際。尙能保其餘燄。裕光於人羣之一部。而裊裊不絕。至六七年殘燼復燃。忽焉揚烈。爲講求神道國學而遊學東京者。一時頗盛。然其勢比之於旭日中天之歐化主義。固不足十分之一。是猶以隻手障狂瀾。杯水救車薪。其不能見效也固宜。而歐化主義。直排去此等小小阻力。以一瀉千里之勢。橫行大

局。此時朝野上下可紀之事雖多。而板垣、副島、後藤、江藤、四參議之請設民選議院。及彼等愛國公黨之組織。其最重要者也。

請設民選議院議。自今觀之。只覺其思想之單純幼稚。不過眩惑於歐美政體之美。以民約論解釋之。而務採用於我邦耳。其於我國國民情之特質。及當日情勢。殆不暇顧。其所體察。固不免於一偏。其言曰。方今政權所歸。上不在皇室。下不在人民。而獨歸於有司。是以政令百端。朝出暮改。政刑成於情實。賞罰出於愛憎。救此之策。唯在張天下之公議。張天下之公議。其必立民選議院乎。夫人民對於政府。既有納稅之義務。理當有參與政事之權利。是天下之通論。民選議院所據以立之公理也。當時愛國公黨本誓之中有云。我輩之視政府。無非爲人民而設者。而我輩之宗旨。則欲保全主張人民之通義權理。使皆得爲自主自由。獨立不羈之人民而已。云云。卽此可知主議諸公之思想。純由民約論而出矣。其本誓又言。斯主義者。由忠君愛國一片至誠發憤而出。極論其善體元年誓詔之聖意。然當日彼輩。真能知極端民約論之民主思想。與忠君愛國之道。果如何而後可兩立與否。實非吾人所敢言也。板垣主倡民選議院者也。嘗敘其所設立志社曰。夫我輩均我日本國之人民也。是三千有餘萬人。盡是同等。無貴賤尊卑之別。當享有一定之權利以保生命。保自主。勤職業。長福祉。爲不羈獨立之人民者。昭昭乎明白也。是故權利者。威武不能奪之。富貴不能屈之。蓋天所平賦於人民。而

保有此權利者。亦人民所宜自勉也。是正天賦人權論。所謂無帝王乞丐。皆有同等之權利者也。此等極端而且幼稚之思想。直欲舉以處分天下大事。歐化主義之達於極點。不亦可見乎。其反動也。遂致保守主義。忽然憤起。德國學者泰斗加藤弘之。首倡民選議院反對論。而西周森有禮等和之。各於新聞紙上。發揮其義。與主議派互相辨難。其立論大旨。凡立制度。定憲法。當詳察其國之現時情形。而擇其適合妥當者。今民智未開。遽立議院。是猶使盲者辨黑白。聾者斷雅鄭也。主議者祖述盧梭之說。以爲政府全由民約而成。然參預政事之權利。實非與納稅爲對待。况一國之政府。未必全起於誓約。有因歷史之沿革。而異其本源者乎。歐化主義者流。惟以民爲主。謂政府君主爲民而立。而保守主義者流。以爲各國有特別歷史。政府與人民之關係。因之自定。故政府非必由人民之任意盟約而成。是兩者所說。正相反也。然就當時之言論而考之。彼等但言我政府與人民之關係。自因歷史而成。非歐美各國之比耳。至所謂國體。實未嘗道及。恐政體與國體之別。非其所知。且我政府與人民之關係。與歐美不同者。果在何處。其歷史沿革。所差如何。當時論者。莫能援證明確。其立言根據。已非穩當矣。惟自信一時之所見。而又激於保守之感情。故敢對於歐化主義之極端說。毅然整旗鼓以當之耳。其說之中。亦分兩派。一則謂議院尙未可設者。一則謂萬不可設者也。政府卒以十四年定開國會期。是固出自萬機決於公論之詔意。而當時輿論所趨。有不能復拒之勢。亦可見矣。

夫歐化主義所以橫流於政界者。全由國民思想全體之反射也。然則當日社會內部之情形。殆可推而知矣。夫一國之政體。與社會最有關係者也。而其利害得失。尙不明白如此。故其反對主義。自然出世較遲。當民選議院大唱反對之時。當保守主義帝政黨出現之時。勸善訓蒙智氏家訓等譯本。尙列於倫理教科書中。用以化導國民。此等書說。以爲對自己之義務。比諸對君父之義務爲先者也。及西南之亂已平。醉心西國之政治家。入而組織內閣。於是西洋文物。舉國上下。莫不倒屣而歡迎之。自由主義之政黨。仍在其機關新聞紙上。鼓吹民權自由之說。以薰陶社會之一部。其主領板垣雖死。自由不滅之語。熱心改革者。奉之若聖經。到處傳播之。因天賦人權之論。更生出男女平權之說。甚致現女子身。有與憂國志士。同下囹圄者。繙譯小說之有關於革命者。人爭先睹。立通智斯黎等之政治小說。亦盛行於世。斯時也。和漢學者之間。雖有多少反動。卒無如之何。欲廢中國字者。立假名（日本四十八字母也）會。欲并日本字而廢之者。立羅馬字會。不獨爲以一切實學。西洋爲優。卽文學美術。亦謂日本一無可取者。和漢之古書古畫。昔也金玉。今也塵土矣。西洋風景之假裝會。舞蹈會。一時大盛。大學生與女生學。以英語合唱忠臣藏一齣。亦此時事也。時有弘道會。唱日本固有之道德。以欲正其偏而救其弊。其所說固陋。不爲時人所容。佛氏之徒。又嘗與此等守舊派聯爲一氣。舉破邪顯正之師。而基督旅藉歐化主義之後援。卒不爲動。勢且加隆焉。德富蘇峯所稱以世界眼光。觀察日本者也。其所著

日本將來爲世所珍。繼而出一雜誌。名曰國民之友。亦人人爭先快觀。然其所唱導。實民約論之流亞。平民主義也。自其系譜言之。自是歐化主義之產。其於本邦固有之所長。國體民情之特質。均未嘗一言及之者也。總而論之。二十年以前。壟斷國民思想之大勢者。西洋主義也。歐化主義也。模倣外物主義也。崇拜外人主義也。且吾所謂西洋主義。若歐化主義。其中亦自別爲數派。相對而立。其最彰明較著者。凡有三焉。第一爲英吉利派之功利主義。所福澤爲首。私淑彌兒平站等之學說。第二爲法蘭西派之自由主義。以譯民約論之中江篤介爲長。大井、板垣等之所祖述者也。第三爲德意志派之國家主義。加藤、海江田等所倡。奉近世斯陀因比的曼之說以爲圭臬者也。就中根深蒂固。有大勢力者。莫英吉利派若。然其主義。以注目社會之實利爲主。如關於政體等大問題。彼此相較。殊覺冷淡。至法蘭西派。以爲改造社會之大原。在於革新政體。因捨目前功利。驟提出此大問題而鼓吹之。此民選議院之主唱。所以不出於福澤派。而出於法蘭西派之自由論者也。若夫德意志派之國家論者。其於破除本邦之舊積習。輸入西洋之新思想。雖與彼二派若一。至於論政。則與法蘭西派之自由論者。全異其撰。極主張君主有無上上權。不認萬民平等之權理。此反對民選議院之時。所以除純乎保守論者外。德意志派最居多也。自社會上之勢力觀之。其派雖似甚微。然政府之當路者。多曾游學德國。聽國家學講義。而受其感化。故官場中持其派之說者甚衆。

歐化主義之勢力。既漸趨於極端而二十年來。國民陶養於新教育。閱歷於新時勢。自有所悟。稍覺其弊。於是忽焉而生出一大反動。固數之所不能逃也。乘此氣運而起者。實爲三宅雄次郎、志賀重昂等。以日本人雜誌爲機關。盛倡國粹保存主義。以提醒天下。雖未能援證科學。確指國粹之爲何。但言取彼之長。補我所短。固爲開化急務。然無一無二。醉迷於外國之文物。竟至并我所長而亦棄之。是又不可。其所說未免空泛敷衍。故反對論者。譏其排歐美文明。有唯我獨尊之弊。幾至以頑固守舊者待之。然彼當歐化主義。浩浩滔天之時。能大聲疾呼。喚醒國民。思想而使之猛然自省。是其功績。在明治歷史上。可大書特書者也。初入我國民思想界而主之者。純乎西洋思想也。如彼民選議院之爭論。其主義者固不待言。卽反對者。亦是西洋學者居多。故加藤派以民選議院爲萬不可行。若尙未可行。亦莫非據西洋學理。以反覆辯論之。未有以本邦固有之國體民情爲根據而立論者。惟此保存國粹主義。其根本精神。既與前者殊科。其所以持之有故。言之成理。非遠而索諸外國之學說。乃反而求諸本邦之特質。故其所說。無論如何嚴峭。如何稚弱。要是以日本獨立之思想。對抗於歐化主義者。他日之日本主義。其殆賴此爲先驅乎。夫國民智識。漸進於自覺之域。觀於保存國粹主義之勃興。可以證其然矣。雖未能遽得歐化主義積年之勢力。而其競爭漸烈。在於宗教界。則佛教與保守思想互相呼應。以攻擊與歐化主義。有密接關係之基督教。漢學復與國學。連衡而聲援之。及二十二年。頒示憲法。使

知我欽定憲法之性質。與歐美各國所立者。不可同日而論。於是主張民約憲法法蘭西派之自由論者。大驚失望。雖復於憲法解釋。尙持異議。而其勢力自此頓衰。則惟有與德國國家學附會牽合之一種國體論。能就根本之處。統一國民之政治思想焉。而於社會上。教育上。西洋主義。猶未及改。且國學儒教。亦割據一方。各逞其雄。於是人人執其所信。左支右吾。國民全體。殆不知何所適從。幸於此際。教育勅語。煥然頒發。國論於是乎一定。咸知以忠君愛國。舉國一致。爲國民道德之大旨。是此勅語之於教育上。社會上。猶憲法之於政治上。皆足以統一人心。指定國民思想之大方針者也。

自教育勅語一下。國粹保存主義。一轉而爲國家主義之思想。於是多說自由平等。少說忠君愛國。從來之歐化主義。不得不枉其所信。以求合於勅語。基督教亦將改其世界之性質。而歸本國家。心醉西洋之風。自是漸衰。而國家主義。益欲因利乘便。進而攻之。遂無端而開一大爭論焉。則所謂教育與宗教之衝突是也。二十五年。井上哲次郎偶與教育時論記者。談宗教教育之關係。無何草一論文。題曰教育與宗教之衝突。其說大略第一、耶蘇教不認國家之差別。其所說道德。純然出世間道德。是與勅語以忠君愛國爲國民最高之道德。勢難兩立也。第二、耶蘇教既以出世間之事爲主。常置重未來。以爲現世者不過未來世界之門戶。是與勅語精神全然以現世爲主者。不能相容也。第三、耶蘇教所謂愛。無差別之博愛。而勅語所謂愛。有差別之博愛也。是

兩者不免衝突也。第四、耶穌教欠點之彰明較著者。在於不言忠孝。不惟不言。其教旨往往有與之相反者。是與勅語克忠克孝之教。互相水火也。其論旁徵博引。以銳利明快之筆。發揮透闢。幾於盛水不漏。耶穌教徒見之。相顧失色曰。此論得立。吾輩無立足地矣。自本多橫井二人。以至凡從耶穌教者。莫不弄筆鼓舌。窮力強辯。有高橋五郎者。作偽哲學者大僻論。洋洋大篇。登諸國民之友。痛駁井上之說。繼之以譏謗怒罵。和漢學者及佛教徒。復左袒井上。以當耶穌教徒。往復辨難。震動一時。新聞雜誌。日日登載。凡知名學者。無不自持一說。擬議其是非曲直。則當時社會之重視此問題。可想而知。蓋此問題。釁端雖自井上而開。實則國家主義。與代表歐化主義之基督教大格鬪也。至其爭論結果。自是攻者之勢。優於守者。由此基督教徒之勢力。大爲挫折。全失教育界之根據。唯汲汲以自保爲務。其教中偶有改革之士。亦不過捨其世界主義。務將其說。求合於國家主義而已。若夫國家主義之道德。則自此論難以來。在教育界之基礎。日益鞏固。其勢力愈推愈廣。殆將合一世之思想而統一之。然當時國民之思想。尙屬幼稚。未能在本原處。領會國家主義之真精神。其所謂國家主義。不過就形式上解釋勅語。動則露其自尊氣習之形迹。試一讀當時之記事論文。其證歷然。又試舉其例。則佛氏之徒。因教育宗教衝突之論。助井上攻耶穌教一事。亦可見當時之人。未真能了了於國家主義矣。井上之攻擊耶穌教。不認國家之差別。純然以出世間道德。爲唯一道德之宗教者。與忠君愛國之勅語。不能兩立者也。

然則佛教非卽如是之宗教乎。又曰。置重未來。以現世爲未來世界之門戶之宗教。與勅語之現世主義。不難相容。然則佛教非卽如是之宗教乎。又謂說無差別博愛之宗教。與勅語之說有差別博愛。正是相反。且謂不以忠孝爲本之宗教。是爲勅語之敵。是其所說。正中佛氏之病。然則井上雖專就耶教而言。其實則并佛而亦攻之矣。彼所舉四義。耶佛兩教之通性。實一切宗教之本旨。故爲佛教徒計。當與基督教徒合力而抵抗井上之說。是當然也。乃計不出此。卻反助井上以攻耶蘇。豈非怪事。蓋佛教徒嫉視耶教已久。今見有人攻之。便欣欣然以爲彼必黨於我者。殊不省已與耶教同爲彼所敵視。其短見淺慮真堪憫笑。是因由惑於攻擊耶教一語。不暇細審其命意。抑亦因國民主義之性質。未能瞭然。故其與宗教相關之問題。亦不免誤解也。當時有久米氏者。作一論曰。祭天古俗。其於史學界甚有益也。而國學神道者見之。輒大憤。冒學術界之所禁。而加以無法之迫害。是則所謂國家。雖在國學者。猶有所未解。卽此可見。於是歐化主義。乘間投隙。尙能保其餘喘。動則有捲土重來之勢。而幸有一大刺激。自外部突然而來。將我思想界。自根柢而搖撼之。使國民意識。憬然大有所悟。則二十七八年之戰事是也。是役也。以國命爲孤注。背城借一。存亡興廢之一大危機。爲日本政治上自古未曾有之事實。而明治思想界之局面。實亦爲之一變。昔日之所以提倡國民者。理論也。實空論也。而今直以嚴確事實。教以國家國民之真義。國家與世界之關係。匹夫與國家之關係如何。在世界之中而爲一國家。

在國家之中而爲一匹夫。當不可無所覺悟也。一國之道德主義。尤有不得不爾者。凡此等問題。國民皆以血淚之經歷。研究而解釋之。於是從前所半疑半信忠君愛國之精神。至是始得其實體認。而教育勅語。遂爲之放一大光明焉。雖戰勝之後。國民或有流於自尊自大。漸釀排外之風者。而其數極少。且不久遂滅。未足爲累。日清戰爭以後。要能以國家主義。屈服歐化主義。故國民思想。因之更進一步。前之閱牆於海內者。今則注眼於天下。雖在國內。尙有世界主義與國家主義。國家主義與匹夫主義等之爭。而彼非如從前之歐化主義。與國粹保存主義。其所爭之界線。始終不出於國外。大抵攬天下之大勢。以世界中之一國觀察日本。細考其位置之所適。而主持之者。故學問智識。廣搜博采。其有裨於國體民性之發達者。則攝取而消受之。否則摧陷廓清。無所吝嗇。不因地之東西。而偏好惡之情。不因時之古今。而曲褒貶意。公平之無私。唯慎所擇。是所以與從來之國家主義異也。從來國民思想之爭。其最彰明較著者。明治十年前後之西洋主義與保守主義也。彼等所據以爲論執之點者。大抵以土地爲主。如保守者流。無論其事爲何事。其物爲何物。或告之曰。是西洋者也。則毅然反對。深拒而固絕之。至於國學神道儒術佛教。以其歷來流行於我國。乃聯爲一氣。惟力是視。約縱以當西洋主義。卽二十年頃之國粹保存主義。亦多少有此痕迹。故當時表同情而附和之者。皆是國學者神道家。漢學者佛教徒。彼等以爲歐化主義。與彼等本來不能相容。舊時所有者。則本來一致。只因東洋西洋之異

名妄生分別。故彼等之宗旨。只在於攻擊西洋主義。其所爲果有益於國家國民將來之大計與否。不暇計也。雖然。此等謬見。因國民智識之進步。而自悟其非。知保存國粹之外。當爲國家國民立於世界之地位及其前途計。而更立一大主義。則惟我獨尊之陋見。非可墨守也。愛憎取舍。不可以名而以實也。卽我國所固有者。已

有者。苟其無益於國家國民之將來。且或有害。則屏之除之排之絕之而已矣。若其於我有利者。則無論其爲西洋。卽西洋之西洋。亦可取也。故昔之所相許。今則或爲敵矣。昔之所嫉視。今則或爲黨矣。代表此新運動而

嶄然露頭角於明治三十年中者。所謂日本主義是也。其主義維何。日本國民所當守之主義也。卽以國體民性爲本。體認皇祖建國之不圖。務將國家之大理想。國民之大抱負。見諸施行。實踐道德之主義也。夫國於地球之上者。土地既異。人種復殊。歷史習慣言語風俗。各各不同。故其發達思想。亦各有特別之點。此世界人文。所以不出一律。而凡爲一國之民者。不可無自覺心也。君民一家。爲我國體之精華。本於皇祖祖宗之宏遠謀

烈。子孫萬世。所當克守。故日本主義。以崇拜國祖。上體建國之遺意。又我國民。本是公明快闊。有爲進取。非退嬰保守。憂鬱悲哀者。故日本主義。以光明生生爲旨。而被以尙讓絕欲厭世無爲爲教者。在所必斥矣。且億兆

一姓。上下同心。臨內則隸尊相親。對外則國威遠播。自古以來。未嘗蒙外患。受外侮。是我國之所以冠絕宇內也。是故日本主義。居安思危。不弛武備。務固結其民。以鞏皇業。然亦非妄自尊大。輕蔑他國。勉修內政。慎持外